

南宋「大老虎」陳自強

周永康的落馬，將中國反腐風暴推向又一新高。「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」，回顧周永康的仕途興衰和周氏「政商帝國」的覆滅，不由想起南宋巨貪——「賣官丞相」陳自強來。

陳自強，福州閩縣人，約建炎四年（1130）生人。出身貧寒，少年時吃過不少苦。為徹底改變命運，他發奮讀書，終成一名大學生。但在而後的科舉中屢考不中，在首都臨安生活也「大不易」，於是屈尊到權貴之家給小孩子當啟蒙老師。30歲那年，陳自強受承宣使韓誠聘請，去給其幼子韓侂胄當塾師。韓誠乃是北宋名臣韓琦之孫，韓妻是宋高宗吳皇后之妹，可謂門第顯貴。陳自強覺得很光彩，教書格外賣力，韓府上下對他也挺滿意。

韓夫人見陳自強儀態大方為人穩重，自然器重有加，對年幼的侂胄道：「你日後飛黃騰達，別忘了恩師啊！」後來陳自強離開韓家，繼續進軍仕途，但時運不濟、好事遲來，直到淳熙五年（1178），將近年過半百時才考中進士。又因缺乏靠山而官運不暢，60歲那年依

然是個區區小吏（福建光澤縣丞），常被同僚譏笑。

慶元二年（1196）夏，陳自強任滿卸職，忽聞30多年前教過的學生韓侂胄已是當朝宰相，暗自竊喜，便想通過這層關係撈個好位置。他來到韓府，但見警衛森嚴，幾次求見均被拒之門外，後通過種種關係才得以如願。韓侂胄一見陳自強，立即行師生之禮，很快任命陳自強為太學錄，不久又轉任國子博士、秘書郎。半年後，擢升陳自強為右正言，諫議大夫、御史中丞。不到一月又進樞密院，四年後官至右丞相，為正一品（相當於如今的副總理），成為南宋重量級人物了。

陳自強也深諳自己並無治國理政本事，一切都是權臣韓侂胄的恩賜，於是全然不顧自己的

身份和年紀，稱韓侂胄為恩王、師王，再不提自己曾是其塾師了，甚至聲稱「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」，表白對韓侂胄的效忠，那怕獻出老命也在所不惜。

陳自強死心塌地巴結韓侂胄，除了報恩，更多的是心懷鬼胎、覬覦私利。宋朝官員俸祿在歷代王朝中為最優厚，高官月薪可達400貫（一貫為一千文），是漢代的10倍，正一品官更是月領祿米150石、俸錢12萬文，外加每年綾20匹、羅1匹、綿50兩。除上述薪餉外，還有茶酒錢、廚料錢、薪炭錢、馬料錢等名目繁多的福利補貼。如此優渥的待遇卻不能滿足陳自強的貪婪心，他尋思自己含辛茹苦做官幾十年，如今終於時來運轉，「有權不用過期作廢」，他要利用自己手中之權「賣官鬻爵」大撈一把，他開始在貪腐的路上大踏步進軍了。

陳自強是一隻「笑面虎」，他自己裝出一副正人君子的樣子，暗中與子弟親友結成一個嚴密的「關係網」。其賣官的行徑並不高明，「縱子弟親戚通貨賄，仕進干請，必諾價而後予」，大凡有求於自己、想在仕途有所「上進」者，都由這幫心腹干將與他們講好價錢，一切辦妥後就「光明正大」地授予官職，如此「一手交錢、一手交貨」，招權索賄猖獗之極。一些深諳內幕的地方官員往京城給陳自強送公文，往往會在封函上註明「某物若干並獻」的字樣，凡是沒寫的，陳自強根本就不會打開。

陳自強與死黨狼狽為奸、招贓竊位，但他平時笑容可掬、道貌岸然，蒙蔽了不少人。他每每裝出一副「廉臣」的樣子，在宋寧宗面前高談所謂「君德」和「時政」，還對朝廷內外的不正之風進行「義正辭嚴」的斥責。為欺騙輿論，他還不時賊喊捉賊地揪出幾個已經敗露的「蒼蠅」，予以懲處。一次，陳自強一個老朋友的兒子前來求見，要求到禮部當「掌故官」。陳自強聽罷竟當着眾人之面大發光火，厲聲訓斥，令那人下不來台。豈料事過不久，朝廷任命書下達，那人真的當上了掌故官。好事者追問那人緣由，其悄悄拿出陳自強親書的八個字：「珍脫鼎至，光耀老目。」意思是珍貴禮物收到，高興得老眼生輝矣！

貪婪是個無底洞，慾火只會愈燒愈旺。按規定，右丞相並不掌管財政，很難直接撈到錢財。陳自強卻靈機一動創立了一個「國用司」的機構，總管財政，並自封國用使。於是肆無忌憚地收括民財中飽私囊。史書記載：國用司建立後，「陪克民財，州郡騷動」，陳自強這隻大老虎從中撈取多少錢財，不言而喻了。陳自強不啻大肆貪污受賄，還喪失政治立場，為叛逆首腦大開綠燈，沉湎一氣。掌管西南兵權的吳挺號稱「吳家軍」，士卒只知道有吳師，不知有朝廷。宋光宗花大力氣削弱其兵權。吳挺死後，其子吳曦被調到臨安任殿前副都指揮



網上圖片

使，實際上剝奪了軍權。吳曦在臨安很不得志，死灰復燃之心不減。他便以厚禮賄賂陳自強，陳竟然對皇上鼓吹「非曦不足以鎮四川」，使吳曦如願返川。吳曦回去後竟派人與金人苟合，願「獻四州之地，求封蜀王」，公開叛變，並率兵十萬沿江而下聯合金兵夾攻襄陽，導致「開禧北伐」的失敗。吳曦後被愛國將領處死，受其賄賂的陳自強卻逍遙法外。

「子不教，父之過」，上樑不正下樑必歪。其兒子憑借陳自強與權臣韓侂胄的關係，大肆招權納賄，賣官鬻爵，這個「官二代」不費吹灰之力就賺得盆滿鉢溢。據記載，經其周旋的下層官吏「有自瓊管以七千緡而得廣漕者，有自忬武以六千緡而連得兩郡者，有以珠翠錦婢妾而遺其子者，有以五千緡而得潮陽者。其他殆難以遍舉……」亦即：有下層官員用7,000串銅錢買得航運管理局局長之職，用6,000串銅錢買得州府一把手，5,000串銅錢買得潮陽縣令……

陳自強父子通過各種手段徇私舞弊，積累了大量財富，滿以為可以樂享晚年了、造福子孫了。但天網恢恢疏而不漏，開禧三年（1207），朝廷以「阿財充位，不恤國事」之名罷了陳自強的官，流放永州（今湖南零陵），後又轉至韶州（今韶關），其黨羽亦也紛紛問罪獲刑。雖大權旁落、流放邊疆，仍不解民憤，宋寧宗下令沒收陳自強貪污所得全部財產，再將其流放雷州半島。羈押途中，年過七旬的陳自強每天都會焚香禱告：「懇求上天再讓我活一日之命吧！」他實在不想死啊！他邁着沉重的步履，蹣跚地向雷州走去，終於在流放路上嗚呼哀哉。

從昔日的陳自強到今天的周永康，時代不同了，衣鉢卻相似，他們結黨營私招權納賄的伎倆也如出一轍，足見治國重在治吏，肅貪何等緊要。詩云：

狼狽為奸賣官服，
賊喊捉賊笑面虎。
反腐風暴驚天起，
惡名昭彰唯恥辱！

來鴻

竹子是草本還是木本？

■王兆貴

竹子是草本植物還是木本植物？這個看起來再簡單不過的常識問題，卻很難能說得清楚，即便是生物學界，目前也沒有一致結論。有的說，木本植物有年輪，每過一年，莖幹的橫斷面就會增添一圈同心輪紋，然而竹子沒有，其斷面中空有節卻無年輪。因此，竹子被排除在木本之外。有的說，「草發成苑，樹茂成林」，竹子自古稱「林」，應該屬於樹類。若以竹子為草本，魏晉時期的「竹林七賢」就成了「草野七賢」了。因此，《中國樹木志》把竹子列為木本。還有一種說法，竹子既不是草本，也不是木本，而是禾本科多年生木質化植物，在分類學上與小麥、水稻、玉米、穀子等同屬於禾本科。如此說來，古人稱竹子非草非木還是有道理的。

世界上有許多事物，其分野都不是絕對的，非此即彼的事物幾乎沒有，於是便有了不三不四、不上不下、不冷不熱、不鹹不淡、不即不離、不疾不徐、不陰不陽、不卑不亢、不豐不歉、不根不莠、不枝不蔓、不僧不俗、不倫不類等說法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騾子，雖然非驢非馬，但卻兼有驢和馬的優點：負重能力和抵抗能力像驢，靈活性和奔跑能力像馬。在伊索寓言中，蝙蝠被塑造為兩面派。故事說，鳥與獸宣戰，蝙蝠保持中立。鳥對蝙蝠說：「加入我們吧。」蝙蝠回答說：「我是獸。」獸對蝙蝠說：「加入我們吧。」蝙蝠回答說：「我是鳥。」當這場戰爭結束後，鳥類與獸類都不歡迎蝙蝠，無論牠要參加哪個群體，均遭拒絕和驅趕。蝙蝠是冤枉的，因為牠確實具備兩種特徵。說牠是獸類吧，卻能在空中飛翔；說牠是鳥類吧，卻又沒有羽毛；生物學將蝙蝠定性為唯一會飛行的哺乳動物。

在人類社會中，這樣的情形也有很多。記得在文革中，極左思潮甚囂塵上，非此即彼的思維霸氣凌人，寧左勿右的口號比比皆是。例如，「寧要社會主義的草，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」（農業），「寧要社會主義的晚點，也不要資本主義的正點」（交通），「寧要社會主義的低速度，也不要資本主義的高速度」（工業），等等。那時的輿論，曾一度狠批第三條道路，其激烈程度遠超今天罵小三。這與當年的政治背景以及意識形態有關，如果排除極左思潮的影響，撇開西方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

主張不談，回歸客觀本原，第三條道路的存在是不爭的事實。俗話說，條條大路通羅馬。不論是在自然科學領域還是在社會科學領域，通向彼岸的路肯定不止一條，即便是最佳路線，也不會是唯一的。因此允許人們在探索的基礎上，自主地加以選擇。可以往左走，可以往右走，也可以從中間穿過，哪條路線適合自己就選哪一條。倘若第三條道路行得通，既能超越左與右，也能超越東方與西方，又能超越傳統與現代，為何不可以選擇呢？

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期，治理整頓已經進行了兩年多，經濟發展速度明顯下降。當時國內一片反和平演變的聲音，一片清查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聲浪，一片對改革開放「姓資姓社」的詰難。這時，鄧小平同志出來發話了。他指出，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，發展生產力，消滅剝削，消除兩極分化，最終達到共同富裕。從這個角度看問題，「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，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。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，資本主義也有計劃；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，社會主義也有市場。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。」回過頭來看看，「姓社姓資」的討論，同樣是承認不承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問題。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來區別一個國家的制度屬性，也是思想認識上的絕對化，說到底還是非此即彼的思維邏輯。吳仁寶曾以古今不古、不中不西、不土不洋、不城不鄉等字眼來表述華西村的特色。研究過華西村人，誰也不否認華西村的模式有缺陷，但誰又能否認有缺陷的成功不是成功呢？



竹

網上圖片

豆棚閒話

說整容

■端木靖

愛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哪個不想生兒像潘安，生女賽西施。可模樣這東西自己是做不了主的。於是先天不足後天「補」。「補」者，修補之謂也。於是有了「造臉術」，於是有了另類的「刀下美人」（刀下美人終究也是美人）。若干年前，報載北京女孩郝某某躺在手術台上甘願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」，據說200天內完成14處整容手術，花費人民幣30萬元（放在時下就遠不止這個數了）。郝姑娘這種「咬定美容不放鬆」的堅毅執着精神是很令人動容的。可是人們別忘記，這麼多年來也毀了多少張臉！

本來美容整容是個人的事，花自家的錢，誰也不必說三道四，可問題不那麼簡單。也是若干年前的事，曾有報紙報道過，一名女乘客因整容後和身份證照片相差太大，被機場安檢人員疑為冒名頂替者扣下，險些誤了上機。

在美容整容的隊伍中，因「深造」或謀職而在這方面不惜工本的大有人在。有一家晚報報道過，23歲的miss徐長相欠佳，大學畢業後30多次求職未遂，經過整容手術後，第一次求職就找到了一份滿意的工作。miss徐

是不幸中之大幸。如果整容不成功呢——這是可能的，哪個整容專家敢保證手下的「產品」滿意度達到百分之百！

「尊重知識，尊重人才」喊了很多年，很多地方很多部門言行一致，做出成效。但有些人只停留在嘴上，缺乏「第三隻眼」看人未能透過「現象」看「本質」；有的人儘管其貌不揚，缺乏「回頭率」，可「內秀」深蘊，敗絮其外，金玉其中，具有異秉，非常人可及。這類卓爾不群的「名醜」（含「醜女」）歷史上有，現在也有，一律把他們拒之門外（如外事、公關、演員、模特兒等極少職位是例外），豈不可惜！讓天下有才無貌的青年才俊仰天長嘆：「天下無伯樂」，於心何忍！生於封建末世的龔自珍尚且大聲疾呼：「我勸天公重抖擻，不拘一格降人才！」我們不與歸併進，與時俱新，說得過去嘛！

整容整形事業的發展是社會進步的表現。愛美是人類的天性。這都沒錯。可是與整容而俱來的種種麻煩，我們應該有所洞見和預見，有個解決辦法，並使之導入正途，則善莫大焉。

曾一次吃下米飯五十三碗，饅頭五十個，醬油半公升，薄皮餅三十個，酒二十五公升……在這份食單裡，也有羊羹的影子。當年的那個大肚漢，一次吃了七條羊羹。

魯迅和周作人兄弟都曾留學日本，對於日本的飲食習慣熟悉得很。尤其是知堂先生，娶的又是日本媳婦。所以，關於羊羹，他也曾留下自己的文字。1957年8月，周作人寫過一篇題為《羊肝餅》的文章。他說，「有一件東西，是本國出產的，被運往國外經歷四五百年之久，又運了回來，卻換了另一個面貌了……如有一茶點點的『羊羹』，便是最好的一例。」

周作人講的，其實是飲食領域「嫁女回門」的現象。

1990年代，北方某小城有民營企業赴海外買機械設備，花了大錢、經歷千辛萬苦，機器終於到手。拆封以後，發現竟是本地機床企業的產品，被人貼牌調包以後，高價賣回來了。一時間，群情低落、目瞪口呆。這也是「嫁女回門」現象之一種吧。

薄扶林故道之十六

■木木

結語：「薄扶林故道」連登16期，持續3個多月，今天要向讀者道別了。都說「詩言志」，流沙河認為這個「志」是指「記錄」，相當於地方志的「志」，而不是通常理解的「志向」或「願望」。我認同他的觀點，遂把多年來陸續寫成的詩稿整理發表，以這樣一種方式紀念自己從不惑走向知天命的十年香江歲月。感謝《香港文匯報》的成全。

天命抒懷

少小離鄉梓，中年出帝都。
廟堂諳國是，邊島護遺墟。
王謝庭前客，柴門壟上夫。
無心求雅趣，隨性讀閒書。
酒釋紅塵累，詩憐冷月孤。
不辭峰路遠，但望海天舒。
大夢三江逝，癡情一片初。
任由風物老，含笑別江湖。

愛丁堡印象

遠山新雨後，草色映晴空。
古巷悠悠盡，閒情慢慢濃。
三杯威士忌，一縷海旁風。
小院斜陽裡，依欄話落紅。

舊金山偶感

19世紀40年代，三藩市發現金礦，世界各地淘金者蜂擁而來。10年後，墨爾本發現金礦，人流又湧向澳洲。三藩市遂被稱作舊金山。今天，這裡以硅谷聞名於世。

金山不過十年舊，一片春光歲月收。
試問潮頭何處去？且看硅谷寫風流。

舊事新聞

舊事是可以當作新聞來讀的。近日偶然看到1989年2月的一篇報道《房價猛漲，百姓望樓興嘆；勢在必控，國家正擬法規》，稱上海、北京商品房價已高達每平方米1600-2300元，令人咋舌，有關部門正會同制定法規，相信房價混亂猛漲等現象可望依法糾正。

舊事新聞兩可聞，方知人力欲回天。
年年調控年年漲，歲歲癡心歲歲煙。
每覺新規當悟透，卻看房價又翻番。
可憐一衆書文吏，逐字推敲電腦前。

畫中有話

圖：K.Wong

亦有可聞

■馮磊

羊羹

1913年5月2日，魯迅在日記中寫道：「午後得羽太家寄來羊羹一匣，與同人分分食太半。下午齒痛。往花枝胡同訪子英。」

在兄弟反目之前，魯迅和羽太信子（知堂先生的妻子）一家關係處得相當不錯。1912年9月到11月間，魯迅至少三次給日本的羽太家寄錢，其中最多的一次是「日銀五十元」。與之相對應的，羽太一家偶爾也寄回一點小東西作為應答。這一次，他們寄來的是羊羹。

羊羹是中國本土的產物，原本是一種加入羊肉做成的羹湯。按照中國古代的規矩，「湯」指的是熱水，而羹的裡面則有肉有菜。南北朝時期南朝宋有個名叫毛修之的人，出身門第高貴。他本是東晉的將領，後來被北魏俘虜，成為北

魏的將軍。這個人在歷史上名氣不小，《晉書》、《魏書》、《宋書》以及《南史》和《北史》都曾給他做傳。投降北魏以後，毛修之曾經為一個高官做過羊羹。高官吃過以後，認為是世間難得的美味，於是轉而將其推薦給當時的魏太武帝拓跋焘。東漢、魏晉南北朝以後，由於戰亂的緣故，北方的知識分子和世家子弟紛紛南遷避難，江北一度成了文化的沙漠。毛修之在魏太武帝身邊後來做了高官，有一段時間，他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負責給拓跋焘提供精美的南方膳食。——高俅靠蹴鞠發跡，毛修之靠美食贏得高位。這似乎應了民間的一句話：「英雄莫問出處」。

今天想來，羊羹這東西，最早或許是羊肉湯的一種，或者是山東人喜歡的羊